

# 中外國戲劇選



上海亞細亞書局出版

## 序

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，最初是詩的世界，小說繼之以興，現在，適合於大眾需要的集團藝術的戲劇已漸漸抬起頭來，有勃興之勢了。

我們要講現代中國劇的歷史，雖可追溯到民國初年倡導文明戲的團體春柳社去；但在事實上，近年來所流行的話劇的淵源，實在是『五四運動』的文學革命運動所引起來的。當時，以胡適為中心的一派竭力提倡『易卜生主義』，其傀儡家庭在國內受着盛大的歡迎，於是社會問題劇乃跟着『新潮』而流行一時。如胡適的終身大身，陳大悲的社會鐘，蒲伯英的閨人的孝道，歐陽予倩的潑婦，汪仲賢的好兒子，洪深的貧民慘劇，都是這時候的代表作。

跟着時代的進展，漸漸覺得這種專事扮演社會問題的戲劇，太淺薄了，太沒有文藝的價值和趣味了。於是為藝術的戲劇乃應時而起。在北平有陳大悲領導的愛美劇社，會獲得相當的成績。後來田漢組織的南國社崛起於上海，繼之又有戲劇協社，辛酉劇社等

團體起來，戲劇界便熱鬧起來了。就中以南國社的努力最大，成績也較可觀。田氏出其所編的劇本，曾屢在上海，南京，廣州等處公演，均載譽而歸。這時候的許多戲劇團體，可以說全是爲純粹的藝術而努力的。

最近幾年來，中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到了極度，自「一九一八」「一二八」等慘變發生，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目乃盡量的呈現出來，把我們從象牙之塔趕到十字街頭，從前迷戀於藝術的王宮的戲劇家，這時都如大夢初醒，都覺得無家可歸。於是，我們劇壇的作風乃又一變。很明顯的由頹廢變爲激昂，由妥協變爲革命，由少數人的觀念變爲大眾的意識，由虛幻的天堂走到實際的人生來了。如田漢，洪深，白薇等近年來所作的劇本，都是以「反抗帝國主義」，「反抗壓迫階級」及「大眾意識」爲出發點的。

以上是略談現代劇壇的傾向及變遷，下面我們來介紹幾位重要的劇作家及其作品。

#### 田漢

田氏爲現代中國劇壇最露光芒的人物。他對戲劇的努力，始終不懈。南國社的倡設與經營，完全是田氏一人之力在撐持着。他的思想，最初是偏于唯美主義個人

主義與浪漫主義；自一九二九年以後，即一變而爲新寫實主義的作家。其所作劇本有咖啡店之一夜、姊妹、年夜、賑濟、梅雨、戰友、獲虎之夜、顧正紅之死、姊姊、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。一九三二年的月光曲、鄉愁、落花時節、一致、林冲、蘇州夜話、湖上的悲劇、江村小景、生之意志、垃圾桶、Plano之鬼、名優之死、古潭裏的聲音、顫慄、第五號病室、火之跳舞等，皆收編於現代書局出版之田漢戲劇集。他的作品大都經過屢次排演而獲得成功的。

#### 熊佛西

如其說田漢是南方劇壇的權威，則熊氏便是北方劇壇的泰斗了。他對於戲劇的研究很深，著有佛西論劇。他主張劇本必須合乎「可讀可演」的兩個條件。其劇本最初有青春的悲哀，續刊者有佛西戲劇（現已出版三集）大都是經過實驗而適於排演中，以一片愛國心爲最受觀衆的歡迎。

#### 洪深

這是一位劇作家，導演兼演員。他對於戲劇與電影都有研究。在戲劇協社、南國社、復旦劇社，他都是重要的一員。最初以導演他自己所編譯的名劇少奶奶的扇子得名於時。後來又在名優之死中做一位有聲有色的演員。所作劇本不多，其洪深戲曲集僅包括貧民慘劇及趙閻王兩個劇。至五奎橋，乃其最近編著的得意之作。

丁西林

丁氏原是一位科學家，不是以戲劇爲專業的。然而，他實在是一位天才的劇作家。文字流暢而有風趣，對話巧妙而尖新，全局的結構異常緊湊，不僅適宜於讀，也適宜於演。其劇作集有西林獨幕劇，包括一隻馬蜂、親愛的丈夫、酒後、北京的空氣、瞎了一隻眼、壓迫六個短劇。在現代的話劇中，他的作風是獨樹一幟的。

此外，當代作家的劇本可得而述者：歐陽予倩有潘金蓮、郭沫若有女神及叛逆的女性，王獨清有貂蟬，顧一樵有岳飛，鄭伯奇有抗爭，白薇有打出幽靈塔，袁昌英有孔雀東南飛，顧仲彝有劉三爺，向培良有沉悶的戲劇，胡春冰有愛的革命，徐公美有歧路，袁牧之有兩個角色演底戲，玲玲、三個大學生及愛神的箭，陳大悲有幽蘭女士及張四太太，侯曜有後活的玫瑰、棄婦、山河淚、頑石點頭及春的生日，蔣本沂有一條戰線等作，中國近十餘年來戲劇的收穫，大概盡於此了。

本集所選，雖只八篇，却都是精選出來的珍貴之作，可作劇本讀，亦可作文藝讀。附錄二篇，提示對於演劇及作劇的重要意見，對於初步研究戲劇的讀者，是很有益處的。

# 一片愛國心

熊佛西

## 全劇登場人物：

唐華亭

唐夫人

唐亞男女士

唐少亭

周芝芳女士

田媽

方順

時代

現代

地點

北平

## 第一幕

佈景 唐公館的大客廳。陳設精緻，但帶日本風味。國籍日本而嫁給中國人的唐夫人，完全日本裝束，年約五旬，坐在沙發椅上做針線。唐亞男，她的女兒，也是日本裝束，年約十六，坐在一旁看報。田媽——女僕——正在打掃棹椅。

亞男 媽，您歇一會兒罷？您不是說您的眼睛不很舒服麼？

唐夫人 恐怕不能趕上你的生日，倘若現在還不發狠做幾針？

亞男 趕不上亦不要緊，反正那天我可以穿中國衣服。穿日本衣服多麼費神。這裏的裁縫又不會做，件件要您啦！自己動手。倒不如咱們以後穿中國衣服痛快些。

唐夫人 我願意做給你穿，只要你乖乖的聽話。反正我閒着。

亞男 您啦！真是每天忙到晚——不是忙這，便是忙那——還說閒着？照我看，媽媽要算家裏最忙的一個人。您瞧，那件事少得媽媽？漫說別的：只要媽媽一天不下廚房去，他們不是打破碗，便是不按時候開飯。前天張家媽媽也是這樣說：說媽媽雖是五十多歲

了，卻比二十來歲的人還要精敏能幹。我看這話很對，媽媽？

唐夫人 還說什麼『精敏能幹』？老了，已經老了，一年不如一年了。可是現在總算享福。你們兄妹總算長成了，你的哥哥也做了督辦。現在用不着愁喫愁穿。回想三十年前你爸爸在東京碰見我的時候，那是多麼苦啊！

亞男 媽媽，常聽到您譚及三十年前爸爸和媽媽的故事，現在倒要問問爸爸究竟怎樣碰到媽媽的？——您可以告訴我麼，媽媽？

唐夫人 這話說起來可長。那時候你的爸爸纔二十來歲。是革命黨。因為逃亡到日本，在東京進了大學，恰巧碰着與我同班。不久我們做了極親密的朋友。我們交換教授——他教我中文，我教他日文。雖然你的舅太爺非常反對——因為他看不起中國人——不到兩年，我與你爸爸就結婚了。噯呀！結婚後，可是過了不少的苦日子！現在想起來，還是心酸！

亞男 呀！怎樣呢？

唐夫人 可憐你的爸爸幾乎幾次把命送掉！最危險的是你出世的那年，你的爸爸因為

革命被中國政府捉住了，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要拿去鎗斃；幸虧你的舅太爺，費盡了心血，好不容易纔把他救出來！不然，孩子，那有今天！

亞男 如此說來，媽媽豈不是爸爸的救命恩人？

唐夫人 哼！說什麼救命恩人！只要他少給一點氣，我受就得了！現在他的年紀大了，比不得從前年輕，那是我說一，他不敢；我說二，他不敢；三，真是聽話。現在可不成了，動不動就使脾氣，我的話簡直是他的耳邊風。

亞男 媽媽，請您別冤枉爸爸罷。從前的事情我們不知道，現在的情形我們是很明白的。爸爸真是聽媽媽的話。有時，媽媽，您脾氣來了，罵起爸爸來真是可怕！可憐爸爸那敢開口？

唐夫人 好了！好了！你們兄妹現在都祖護你的爸爸了，所以把我的話不當話了！

亞男 這是那裏話，媽媽！您啦是媽媽，他啦是爸爸，我們做兒女的那有什麼祖護不祖護？哈哈！媽媽這多年紀，說起話來較十八歲的姑娘還要好勝！這真要笑壞人了！還說我們祖護爸爸，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！

〔唐夫人的兒子少亭上，年約二十五，爲今政府特派之實業督辦。衣西服。〕

少亭 妹妹，你又在和媽媽鬧什麼？媽媽，您又在替妹妹作衣服麼？

唐夫人 你妹妹的生日快到了，我想替她趕起這件衣服來過生日。

少亭 媽媽真是偏心。這樣痛姑娘，不痛兒子。我過生日的時候，偏偏沒有媽媽這樣痛

我——替我做件新衣服？這——這不是偏心麼，媽媽？

唐夫人 孩子，這並不是媽媽偏心。媽媽只能做日本衣服。你是向來不喜歡穿日本衣服的。這怎能怪媽媽偏心？

少亭 對了！對了！這可不能怪媽媽！

亞男 不對！不對！因爲哥哥用不着媽媽！做有別人做呢！

少亭 好了！好了！用不着爭了！媽媽特別痛你，我決不『眼紅。』我要上衙門去了。（轉向

田媽。）田媽，叫他們預備車！

田媽 著！少爺！

（田媽下。）

唐夫人 今天不是期星六麼？

少 亭 對。

唐夫人 那麼就在家裏歇歇罷。

少 亭 不。這幾天衙門裏正忙。既然領了國家的薪俸，我們當然應該替國家出力作事。

（田媽上）

田 媽 少爺車已經預備好了。

少 亭 媽媽，我去了。

唐夫人 去罷。可是一定要回來吃午飯。今早我已經吩咐廚子清燉了一只老鴨，爲你們父子三人吃午飯。你的爸爸這兩天有點喉嚨痛。鴨子是清火的，看看吃了會好點不。

少 亭 怎麼不請大夫來瞧瞧？

亞 男 爸爸說不要緊，用不着。

唐夫人 從前他做總長的時候，不管有病無病，動不動不是往西山跑，便是進醫院去。如今真正有了病，他又不肯請大夫。現在聽說外面的時症很厲害，你爸爸的喉嚨痛，我實

在不放心。停會還是打個電話給謝子福郎大夫，叫他來瞧瞧。

少亭 這次外面排日風潮非常厲害。我想找個德國大夫來？

唐夫人 德國大夫？

少亭 聽說德國大夫比日本大夫好，媽媽不贊成德國大夫麼？

亞男 咱們中國人幹嗎不找中國大夫？

唐夫人 中國大夫也好，德國大夫也好，隨你們的便罷。我老了，管不着這些閒事。你上衙門去罷。務必回來吃午飯。聽見沒，孩子！

少亭 一定。（轉詢田媽）外面在下雨麼？

田媽 很大的雨，少爺。

（唐少亭下）

唐夫人 又在下雨，幾個月來差不多每天不是下雨，便是括風。喂！田媽，你趕快上門口去瞧瞧，看看管門的把國旗收進來了沒有？他是糊裏糊塗的，不管天晴下雨，總是把面旗子扯在外面。你趕快去瞧瞧罷。

田 媽 著，太太。

(田媽下)

唐夫人 中國真是一個多風多雨的國家，我們日本卻不是這樣；並且天然的風景，也比這裏美麗。

亞 男 往年那像這樣多雨？今年特別罷了。但是像北京這樣厚的沙土，也應該多雨纔好。外面這麼大的雨，可是我還要上學去呢！

唐夫人 今天不是放假麼？

亞 男 是。但是學校裏有特別事。

唐夫人 有什麼了不得的事，像這樣大雨天還要跑去？

亞 男 請媽媽別管什麼事！讓我去就得了！

唐夫人 你既不怕雨，你就去罷。早去早回。千萬回來吃午飯。

亞 男 我先去換衣服。

唐夫人 換衣服？換什麼衣服？

亞男 換套中國衣服去。

唐夫人 爲什麼要換中國衣服？身上穿的衣服不舒服麼？你討厭日本衣服麼？你的媽媽是日本人，你討厭麼？

亞男 啊！媽媽您爲什麼又生氣呢？（扭到母親懷裏。）媽媽請您別生氣，好不好？

唐夫人 看看今天誰敢上學去！

亞男 我是主席，怎能不去，媽媽？

唐夫人 你是主席？你們學校裏又開什麼會？

亞男 辯論會……辯論會。讓……讓我去罷，媽媽？

唐夫人 不准換衣服去！

亞男 這那成呢，媽媽？您想，她們是爲『抵制日貨』開會，我這個做主席的穿一身的日本衣服，這不是一場大笑話嗎？媽媽，您從前也做過學生的，請替女兒設身處地的想想？

唐夫人 孩子！我的良心叫我不准你去開會抵制日貨！這是我的責任，也是我的權利！

亞男（哭）媽啊，媽啊！開會的時候快到了，再不去要遲了！（又倒在母親懷裏）媽媽讓……

讓我去罷！

唐夫人 好寶貝，聽話罷，不要去。時候已不早了。外面又下這麼大的雨。午飯也快好了。乖，聽話罷。媽媽歡喜你！

亞男 人家要罵我！我非去不可！

唐夫人 罵你什麼，寶貝？

亞男 罵我是賣國奴！

唐夫人 別管人家的謾罵，反正她們是沒有家教的好孩子！到我房裏去把那捲藍線拿來，媽媽等着用呢。（亞男一面擦眼淚，一面欲下，唐夫人忽然止之）回來。

唐夫人 還是讓我自己去罷，免得你又去亂翻一頓，結果還是尋不着我要的那捲線。

（唐夫人下，亞男凝思半晌，拭乾了眼淚，下了決斷，看了錶，由帽架上取了一柄傘，毅然走到門口，忽止，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攏了攏頭，將傘徑回原處，長歎一聲，倒在沙發上，抱頭啜泣。此時亞男的學友周芳女

（主）

周女士 你怎麼啦亞男！

亞男 （急忙擦乾了眼淚）我……我沒什麼：你剛來麼，芝芳？

周女士 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兒哭？

亞男 哭誰哭？

周女士 你別騙我能。我已瞧見了。我特來約你去開會的。時候已經快到了：你還不趕快去換衣服？難道今天你還好意思穿着日本衣服去做主席麼？

亞男 要去，當然要換中國衣服。不過我現在不能去。你來得真巧，我正想打電話給你。

周女士 爲什麼？

亞男 因爲我陡然肚子痛起來了，痛得我忍不住哭了！好姐姐請你代我做主席罷。對不住，我實在不能去。

周女士 （冷笑）哈哈。亞男，你又在騙我？我決不相信你現在是肚子痛不能去，我想你一定有別的緣故。哈哈，亞男，我已猜中了，已猜到八九分了！

亞男 好姐姐，不管我有什麼緣故，總之，我今天不能去！請你替我代表一切就得了。并